

文 學 叢 刊

春 青

李 健 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春 青

吾 健 李

青

春

五幕喜劇

是知其不可爲而爲者也。

是不知其可爲而爲者也。

是不知其不可爲而爲者也。

人
物

田寡婦 四十五歲

田喜兒 十八歲

鄭老師 五十歲

羅舉人 四十歲

羅童生 十一歲

小虎兒 十二歲

小黑兒 九歲

楊村長 四十歲

楊太太 四十五歲

香 草 十七歲

香 菊 十歲

紅 鼻 子 更夫

老 二 田 伙

另一田伙

時 代

清朝末年。

地 點

華北鄉野。

第一幕

（關帝廟前。宣統元年初夏，某日午時。）

這是一座關帝廟，同時也是一所書塾，隨便走到華北什麼村落，幾乎全有這樣一個安排。是在眼前的，只是牛個廟門，破爛的剝蝕的，好像牠的朝代大清，僅僅餘下一個空殼，大門虛掩，門環由于歲月久遠，可以四面轉動，石獸殘廢了，但是因為大人常坐，兒童常立磨得和王一般發亮。因為另一扇門幾乎落在舞臺以外，石獸看見一隻，門匾只有一個「關」字和大牛個「帝」字。

廟牆並不太高，露出初夏的碧空，午陽直射的殿瓦和樹木。一條又矮又扁的長凳，由門洞移到廟牆底下。一棵老氣橫秋的槐樹正好佔據舞臺的中心，大道的邊沿。

小黑兒立在樹身一旁，小虎兒立在長凳一旁。他們仰起頭，羨慕而又鼓勵，望着馬跨在牆頭的田喜兒。

小黑兒 田喜兒哥，騙你不是人，那天紅鼻子分了一個給我喫，那才叫甜哪！

小虎兒 我也喫來的！

田喜兒 你們哥兒倆在外頭給我睨着，人來了嚷給我知道，搭下桃子咱哥兒三平

分。

小黑兒 田喜兒哥，我睺這邊。

小虎兒 田喜兒哥，我睺這邊。

田喜兒 老師逮住我，你們倆可別跑。

小虎兒 老師睡上午，不會知道。

小黑兒 他出來，你在牆頭，你先睺見。

〔田喜兒立在牆頭，走索一樣正想拾步，就見香草由右過來，提着一把大水壺，沈甸甸的，她有些吃力地打算換手，一眼望見牆頭的英雄。

香草 （嘆了起來）那不是田喜兒哥！

田喜兒 （這一驚，非同小可，險些兒摔了下去）香草！

香草 你——你下來。吓死我了

田喜兒 （笑嘻嘻的）摔死了還你一個新的！

香草 你這些天都在那兒？你媽到處找你。

田喜兒 別理我媽。我在家，她也是到處找我。

香草 太陽這麼毒，你站在牆頭幹什麼？當心老師聽見了捶你。

小虎兒 田喜兒哥給我們搭桃子。

香草 好哇！我告老師！

小黑兒 沒有我！是田喜兒——

田喜兒（模擬）「沒有我！是田喜兒」——好哇！你沒有挨板子，就先把我招了

啊！得衝小黑兒你這句話，桃子甭想我偷啦！（坐在牆頭，背向廟內，盪着兩條腿）

原來挨打挨罵是我一個人的份兒呀！

小虎兒（賣好）田喜兒哥，我沒有那麼說。

田喜兒 你呀，也不是種！

香草（向小兄弟）你們倆別跟他瞎蘑菇了，才剛路過你們家，我聽見老爺爺叫

着名兒直喊。

小虎兒 爺爺在睡上午！

田喜兒 去罷！你爺爺聽見你們倆跟我在一起，可有一頓好罵。

小黑兒 小虎兒，我走啦！

小虎兒 （看着田喜兒）對啦，爺爺說你不務正——

田喜兒 對你爺爺講，你小龍兒哥務正，教他媳婦兒養漢子！

香草 （推小虎兒）快趕小黑兒去！聽田喜兒哥瞎扯蛋！

〔小虎兒隨小黑兒一同往右走出。〕

〔香草和田喜兒彼此望了一眼。香草低頭，嘆了一口氣，提起水壺就走。〕

田喜兒 （喊住她）香草（她打了一個寒顫）我回來啦！

香草 嗯。聽見啦。

田喜兒 我在縣裏景相公那兒待了半個月。就是那回打省裏下來的那個東洋留

學生。你爸爸請他喫過酒。

香草 你去做什麼？

田喜兒 他要辦洋學堂，我去——（感到吹噓的需要）這你就甭聽提啦！那景相公家呀，一進大門就是一個大院子，院子裏頭套着院子，一進比一進深，一層比一層高，他自個兒住在第五進，我一去，他就說，好兄弟，你這份兒熱心比什麼都衝，我這兒沒有什麼好的，你就先住些天再說。他請我住在第四進。相與的個個兒是英雄豪傑。睡的是白漆漆的象牙牀，蓋的是又輕又暖和的鴨絨被，喫的是大洋裏頭的魷魚海參，喝的是岳王墳的龍井香片。我這個福享大發啦！

香草 （妬忌）就那麼好？

田喜兒 還有戲聽！

香草 好聽不好聽？

田喜兒 好聽！一唱我就哭。我聽了兩回，哭了兩回。

香草 哭有什麼好？不看戲，人也哭。

田喜兒 那呀——那是你愛哭！要是我呀，我就笑！

香草 誰像你，一天到晚輕忽忽的，兩腳不著地，一個勁兒地游魂！

田喜兒 我媽不是也淨打我！

香草 那也好叫打像我爹——

田喜兒 他從來不打你。

香草 （嘆了一口氣）打就好了！（提起水壺）人全能夠像你就好了！說到那兒

就到那兒，多自由，爹媽統不攔在心上！

田喜兒 沒有的話，我媽我頭一個丟不下。這村子還有一個人我也丟不下……你

猜是誰？是誰？

香草 不知道！

田喜兒 猜猜看！

香草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田喜兒 不知道幹嗎臉紅？說呀，幹嗎臉紅？（香草同身要走）你那兒去？

香草 地裏去。

田喜兒 坐一會兒。

香草 不成！我送水去。

田喜兒 我正渴。先飲飲我。

香草 沒有水，到你景相公家喝去！龍井香片！

田喜兒 我要喝你的。

香草 別不害臊啦！我沒有進過學堂！

田喜兒 把我渴死也好！你爸爸巴不得我早點兒死，你也——

香草 （撇着嘴，走到牆邊，站在長凳上面，好不容易把水壺舉給他）請喝！

田喜兒 （伏在牆頭，對着壺嘴，咕嚕咕嚕，飲了幾大口）好水

香草 喝個夠！

田喜兒 （揩揩嘴）夠啦！

香草 （水壺放在長凳上面，坐在旁邊）好！

田喜兒 好！

香草 噫！

田喜兒 噫！

香草 田喜兒哥！

田喜兒 噯。我聽着。

香草 我——我知道你爲什麼離開村子。有人在爸爸跟前給我提親。

田喜兒 （擦着嘴）你知道就好。

香草 那你就該回來！

田喜兒 憑什麼不？我想你。

香草 你縣裏不是有——

田喜兒 別聽我瞎白了！景相公的學堂沒有辦，縣衙門就貼了一張封條。

香草 景相公呢？

田喜兒 跑外縣去啦。

香草 所以你——

田喜兒 我看了十天門，就留回來了。

香草 那你不是想我才回來。

田喜兒 香草，不想你，我不會回到村子。

香草 回來有什麼用？

田喜兒 看看你。

香草 不希罕！我跟不了你走。

田喜兒 我有一個主意。今兒晚晌頭二更，我來接你。